



2 021 7455 6

爱与生的苦恼

叔本华著 陈晓南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霆华
封面设计：聂昌硕

爱与生的苦恼 叔本华 著
——生命哲学的启蒙者 陈晓南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中国和平出版社希望书店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7印张 2插页

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 印数00001—50,000册

书号：7481·069 定价：1.60元

前　　言

康德无疑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之一；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康德哲学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业已完成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因为康德哲学给后来者留下了尚待深究的矛盾与问题。在康德之后，从康德哲学出发，德国哲学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泛理性主义（或泛逻辑主义）的方向，它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极盛状态；另一个是非理性主义（或唯意志主义）的方向，它以叔本华哲学为先驱和标志。黑格尔在世的时候，叔本华企图与黑格尔较量，却以惨败告终。但在黑格尔哲学失势之后，也即在叔本华晚年，他所赢得的声誉却毫不逊色于黑格尔所曾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的发展表明，叔本华与黑格尔之间的相互争斗的实质并不在于谁真正战胜了谁，而在于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康德的遗产作出了解释——黑格尔用理性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而叔本华则用意志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

一七八八年，阿尔都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生于但泽（今属波兰）的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富有而能干的银行家，他母亲是一个名噪一时的通俗小说家。他很早就表现出对人生的痛苦与艰难的关注，也正是这种关注，驱使他后来形成他的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哲学信念。

父亲本来指望他能成为一个世界商人，但父亲的猝死也使这一愿望落空了。另一方面，尽管母亲是主张他弃商就学，但他对母亲的风流、放荡却不堪忍受。他在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之后，终于与母亲彻底分裂，走上了他所向往的文人学者的生涯。一八一八年，叔本华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在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周折，他于一八三三年定居在美国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专心思考，埋头写作，过着孤独的生活，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他去世为止。

叔本华的阅历丰富，他的游历遍及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他的兴趣广泛，研究过数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梵文经典以及古代和近代欧洲思想；他对语言颇有造诣，精通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所有这些，使他的哲学具有广泛的背景和深厚的基础，使他的哲学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使他的哲学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简单地说，叔本华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试图对所谓形而上学问题（世界观）与伦理学问题（人生观）作统一的说明，从而建立一种没有宗教的信仰。这种哲学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把事物看成是意志的现象或表象，把意志与表象的诸种关系又建立在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上；根据这一前提，它创立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对人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爱与生的苦恼》这本书选辑了叔本华的、

尤其是他的人生观方面的九篇重要论文。本文下面试图主要依据《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结合《爱与生的苦恼》，对叔本华的哲学大意作一些介绍。

一、世界作为意志与表象

我们知道，康德哲学把世界区分为此岸（现象世界）与彼岸（自在之物）。康德认为，我们所能认识的是现象世界，是自在之物显现给我们的样子；至于自在之物，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的存在却是勿庸置疑的：现象世界有着统一的基础和根据，我们的认识需要更高的综合和引导，人类的行为遵守着明白无误的道德律令——如此等等表明，对自在之物的存在提出必然性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叔本华不满于康德的不可知论；他直截了当地说，自在之物就是意志。^①

叔本华所说的意志是求得生存的意志或生命意志。他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涵蕴和根本方面，意志就是冲动、本能、奋进和渴望，意志是初始的、先在的、自因的，意志没有终止的界限、没有最后的目的——意志就意味着无尽的要求。他进而提出：意志不是事物的种类，更不是个别的事物，但意志却直接地实现为事物的理念（种族）——此所谓意志的直接的客体化，并由此间接地表现为事物的现象（个体）——此所谓意志的间接的客体化。例如，就空中的浮云而言，云的具体形状相对于云不是本质的；但是作为有弹性的蒸气，为风的冲力所推动，云时而聚集，时而飘散，这却是云的特性。因此对浮云来说，云的变化所由产生的力是意志，云所特有

的体现力的方式（聚、散）是理念，而云的各种形状却仅仅是意志通过理念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无须赘言，对浮云所作的分析适用于从最细微到最巨大的一切事物中。^②

叔本华认为，这个世界是意志的逐级的客体化。在无机界和植物界中，意志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冲动和无知的奋斗：在这里，意志没有别的援助，以一种决不失误的妥当性和规律性起作用；这是意志的最简单、最微弱的客体化，因为它没有借助任何工具。甚至在动物世界，意志也主要还是表现为原始的力；不过在这里已经开始有直观的表象、开始有假象和幻觉、开始有行为的动机了，虽然动物的直观只与现在、而不与过去和将来相联系。到了人类，理性认识之光追随着意志的冲动、照亮了意志的行程；与理性俱来的是思考、忧虑和事先筹划的能力，是对于意志的决断的明晰的意志；在这里，意志拿定了不变的方向，理性为意志服务，但由理性所产生的真实或虚妄的动机却使意志的表出变得非常复杂。叔本华认为：作为意志的客体化，较低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冲突产生较高的现象；意志客体化的每一级别都在和另一级别争夺着时间、空间、物质；生命意志始终一贯地自相残杀，一直到人类为止，因为人类制服了其他一切物种——在人这里，意志的分裂和冲突更是暴露到最可怕的程度。所以在叔本华看来：虽然作为意志的客体化的现象（或表象）有着巨大的差别性和多样性，而且其相互之间有无穷无尽的斗争，但意志作为自在之物却不包括在这种杂多和变换之中；意志的同一性、单一性意味着，诸种事物及其现象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相似的，自然和人类是一个东西的不同变相，所有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旋律。

就这样，叔本华对世界（包括人）作了唯意志论的解释：世界彻头彻尾地是现象，而现象又毫无例外地是意志（通过理念）的客体化。他的这种解释是同他对世界与人的关系的说明密切相关的。

二、世界与人的关系

叔本华从两个方面说明世界与人的关系。一方面，世界在时间上的无限久远和空间上的无限辽阔使我们觉得自己作为个体，作为活的人身，作为无常的意志现象，正如沧海一粟似的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世界之无限恰恰是安顿于我们心中的，所有这些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表象中，世界的意志只是在我们这里才获得自我意识；换言之，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因此，世界与人是互相依存的，宇宙和我是合而为一的。^③

关于前一方面，叔本华认为：现象的生灭无碍于意志的存在，个体的存亡无碍于种族的绵延，人对于世界来说渺小得几乎是子虚乌有；世界的意志和事物的种族不过是在现象和个体的具体变化中体现自己的冲动和力量、体现自己的无尽的追求罢了。现象和个体远远不能影响意志和种族，相反，倒是意志以种族为环节，驱动着作为现象的个体从产生到消失，决定着旧个体的死亡和新个体的诞生，主宰着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表象。

关于后一方面，叔本华认为，我们人类能够认识世界，不

仅能够认识作为表象的世界，而且能够认识世界的意志自身。现象世界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的；我们运用康德所说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这样一些形式，从现象的杂多与变化中认识它的规律（所谓根据律或充足理由原理）。进一步地，一旦我们摆脱根据律的束缚、深入到现象世界的本质，我们就可以在艺术或哲学中认识到世界的意志自身：在艺术中，我们超然于所认识的对象与任何其它对象的关系之外，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人格而成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我们栖息、沉浸于对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在哲学中，我们摒弃考察现象的方式，不问世界的来由和去向、只问世界是什么，进而从整体上和本质上把握最高的规范和内在的蕴涵。

如前所述，在叔本华看来，只有人才有完全的认识——人不仅能认识现象世界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而且能超脱这种关系、洞见到永恒；动物只能直观到“现在”，植物和无机物连直观都谈不上。进一步地，叔本华认为：当人作为主体去认识现象的时候，人自身也是现象；这时，人的理性按照现象世界的规律为自己的生命意志服务。如果人的认识摆脱为意志服务的关系，超然于现象世界的规律（根据律）之外，人就认识到意志，认识到现象世界的本质。因此，正是人的认识，把现象世界与意志自身区别开来，从而揭示出现象世界与意志自身的真实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体与客体，意志与理念，理念与现象，世界与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由人的认识建立起来的。没有人的认识，意志就是盲目的、无知的、原始的，宛如在漫漫长夜中一般；没有人，这个世界就失去自我意识，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

就无所谓存在与否了。

由此可见，在叔本华哲学中，意志与现象的关系和世界与人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世界是意志与现象，人也是意志与现象；意志与现象的关系是以人对世界的认识为基础的。也正是在这诸种关系之上，叔本华建立了他的人生观。

三、人生：求生意志的肯定与否定

1. 人生作为求生意志的肯定

在叔本华看来，人这种生命现象无疑也是求生意志的客体化；确切地说，因为人有自我意识，求生意志赋予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使命，所以人类是求生意志的最完善的客体化；是一切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④ 叔本华认为，当人的生命现象为人的生命意志所肯定（或决定）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幸的和悲惨的。

叔本华把意志在追求目的时受到的阻抑称为痛苦或缺陷，把意志达到它的目的的状况称为幸福或满足。在这个意义上说，痛苦是经常的，幸福是暂时的。这是因为，人的追求没有最后的目的，人的追求是没完没了的，人总会感到需要和欲望；这种生命意志决定了痛苦和缺陷是人生的本质。而幸福则是基于这种幻觉；即以为在生活中找到了其实根本不可能碰到的东西，以为自身不断新生的愿望已经有了持久的满足。此外，如果人因为愿望的一时满足而不再追求，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这时，人的存在和生活本身就会成为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象钟摆一样地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是人的两

种最后成分。”^⑤如此说来，人生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的，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贯不幸的状况。

人生是悲惨的，不仅因为人生受痛苦和无聊的任意抛掷，而且还因为人生要受个体化原理支配。叔本华认为，当意志决定人生时，人的生命就是体现求生意志的现象。于是，人就是在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中生活的人，就永远是“此时此地”的现象个体，而且就必须服从现象世界的规律——根据律；人的认识——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就成为自己的求生意志的工具。这样，个体化原理就支配着生活，成为人生的根本原理：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自私自利普遍地是人们行为的准则。^⑥因此，人类社会就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彼此吞食以苟延残喘的场所。~~憎恶~~、仇恨、暴力和罪恶就充斥于和横行于这个世界，个体的生存就时时受到攻击和威胁、时时面临毁灭的危险。所以说，历史是永无终结的一连串的谋杀、劫夺、阴谋和欺骗。

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外，又加上自私与争斗，可见人生是何其不幸、何其悲惨！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人生是应该悲惨的，因为人所遭受的不幸乃是根源于人类自身，根源于人的求生意志及其客体化——求生意志表现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永无止境而又徒劳无益的追求和争斗中。如此看来，这个境界就是地狱，人就是恶魔；但丁何以把地狱、把恶魔写得如此真切，如此生动，乃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不仅如此，人是有智慧的，是意志的最完善的客体化，所以较之于别的物种的命运，人生就

更其不幸、更其悲惨——智慧愈高，认识愈明，痛苦愈多。^⑦这样看来，这个世界不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佳者”；恰恰相反，它是“可能有的世界中之最坏者”。^⑧

叔本华还联系性爱与死亡来说明人生的不幸与悲惨。在叔本华看来，性的关系才是人的世界的世袭君主，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因为性爱使人类绵延永续。也正是性爱，揭开了另一个人生的序幕，从而使所有即将结束的痛苦、辛劳和纠纷继续下去。在恋爱中，当事者已被种族之灵（渴望生存和永续的求生意志）所占领；恋爱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将来的生命。所以说，恋爱是求生意志的表现，是人生解脱的叛徒。^⑨至于死亡，叔本华认为，尽管求生意志使人努力避免死亡——人的每一次呼吸都在抵御死亡，每一秒钟都在为抗拒死亡而战斗；但是，死亡必然取得胜利，人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死亡不过是在吞噬它的捕获物之前，要玩弄他一下而已。不过，虽然死亡能否定个体的生命现象，却不能否定生命意志自身；永恒的求生意志不是个体的灭亡所能触及的，生命的基本因素是不会被死亡所拘束的。^⑩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意义上，叔本华把生殖（性爱）与死亡看作是属于生命的东西，是种族永生之下的个体生灭，是求生意志的加强表现。^⑪

总而言之，只要生命为意志所肯定或决定，只要生命是意志的现象，生活就或痛苦或无聊，人就是吃人的狼，世界就是罪恶的，人生就是不幸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就是不值得过的，生命就没有什么好珍惜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人生观大抵如此。

2. 人生作为求生意志的否定

叔本华认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以及在作为种族的人类生活中，求生意志对人的生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生命不过是求生意志所表现的现象罢了；但是，在少数人那里，却可以达到求生意志的否定——

在叔本华看来，只有当人超脱了认识为意志服务的关系，因而看穿了个体性原理之后，才能实现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当人超脱了认识为意志服务的关系之后，如前所述，人的认识就排斥了考察现象世界的规律的方式，而获得新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切关系中显现自身却不隶属于这些关系，是一种恒同于世界本质、恒同于求生意志的方式——从这种认识出发的有艺术和哲学。^⑫ 这个时候，一种喜悦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种喜悦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一种美感的愉快、一种内在的宁静，因而是永恒的。在这种认识中，幸与不幸都消逝了，个性的区别都消失了；正是凭借这种认识方式，人才看穿了个体化原理。看穿了个体化原理，就意味着人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人与世界的同一性，意识到现象世界的普遍本质，意识到受苦的人生；这样的人关心人类和世界正如利己主义者关心他本人一样；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觉自愿的公道，产生真正的善和无私的爱。^⑬

在叔本华看来，要否定生命意志，就必须从上面的前提出发，走上禁欲之路。走上禁欲之路的第一步是彻底的不近女色，因为戒淫就否定了超出个体的生命意志，由此预示着

意志将随生命一同终止，意味着人种的绝灭。^⑯ 禁欲还表现于自愿的清苦。在这种情况下，人压制意志，忏悔人生，斋戒绝食，不使愿望满足，并以无限的耐心和顺从承受羞辱和痛苦；于是，死，作为渴望的解脱，就是极受欢迎的而被欣然接受了。^⑰ 这样，生命意志也就随着种族的灭绝和个体的死亡而一同否定。这才是第一次的不带神话的神圣性——寂灭中的极乐。不过，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的否定是以经常的灵魂斗争来争取的，因为只要生命还活着，生命意志就有可能重新燃烧起来；神圣人物的宁静和极乐是从不断地克服意志产生出来的。叔本华还认为：自杀并不导致生命意志的否定，相反，自杀是强烈地肯定生命意志的一种现象；因为否定意志的实质在于对享乐深恶痛绝、对痛苦逆来顺受，而自杀却是因得不到满足而逃避生活的痛苦与不幸。再说，自杀虽然毁灭了个别现象，却不能毁灭生命意志。

叔本华最后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随着自愿的放弃，随着意志的否定，客体性的一级一级的形式都取消了，意志的整个现象都取消了，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空间和因果律）都取消了，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与客体——也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只剩下无。^⑱

* * * *

行文至此，我们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基本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不难看出，叔本华哲学是直接地与康德哲学、柏克莱哲学、柏拉图哲学以及佛教哲学等密切相关的——叔本华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但是无论如何，把唯



意志主义、唯我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融为一体，却是叔本华哲学所独有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叔本华的哲学别具一格，自有所见，也使叔本华哲学因为观点的鲜明而牺牲了逻辑：

应该承认，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内容深刻、令人沉思的哲学。或许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他所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世界的本质的问题，世界对于人的意义的问题，人生的价值的问题，生殖、死亡与生命现象的关系的问题，满足、幸福与需求、痛苦的关系的问题，以及本能、意志与理性、意识的关系的问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际上，这些问题每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活着的人所无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叔本华著作的字里行间，并不乏有对这些问题的真知灼见：叔本华没有把人的世界说成是最完好的，但他认为世界只有对于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他在看到了人与别的物一样必须服从自然规律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意识在认识规律、指导行为方面的作用；他把人的需求看作是不断增长和升级的；他把爱与死视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必然表现；他把美德建立在无私的基础上；他把个人的痛苦与所有人的不幸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作者的大智大悲。

但也必须指出，叔本华哲学更是一种令人迷惑、令人窒息的哲学。在叔本华的著作中，逻辑混乱之处屡见不鲜。他在动物的直观与人的直观、理性认识与哲学思维有什么区别的问题上语焉不详，虽然按他的思想的一致性的要求他应该

作这样的区别。他关于禁欲致死与自杀致死以及其它形式的死亡对生命意志的不同意义所作的说明也颇为勉强，尽管看上去他对它们是判若鸿沟的。他此时说，意志是决定性的，改变意志是不可能的，彼时又说，人可以通过禁欲否定意志；他一方面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圣人，而圣人的寂灭能导致求生意志的否定，另一方面又认为个体的死亡不妨碍种族的延续和意志的永恒——如此等等，使人无所适从。叔本华哲学的自相矛盾更表现在他的思想与行为的关系上。他劝人无私和行善，自己却因为一个女邻居在他的房门外边跟人讲话而把她扔下楼去。他劝人散财济世，自己却把票据藏在旧信中间、金子藏在墨水瓶下。他说要超脱必须戒淫，但他却有过多次色情而不严肃的性爱事件。他要人们安贫乐道、节制饮食，自己却经常在上等餐馆吃喝。他认为人除非无企无求，否则不会有快乐和幸福，但他却不惜花钱雇人搜集他的名声的证据，并因为晚年的荣誉而心满意足、喜不自胜。他认为生命是不值得珍惜的，对死亡要坦然处之，但他自己却谨小慎微、贪生怕死，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宴饮的时候，随身带着皮制的杯子以免被传染。一句话，他的思想是否定“生命意志”的，而他的行为却是肯定“生命意志”的。撇开这些混乱和矛盾不说，叔本华哲学的最后意图在于让人们不再需要、不再生活，让人们灭绝种族、灭绝个体，从而达到他所谓的神圣境界——虚无与极乐。这当然是他的妄想狂的典型症状，是他的虚伪性的集中表现。

当然，不管怎么说，叔本华哲学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在叔本华的同时代，他的名字是与哥德、拜伦、瓦格纳（又译作华格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克尔凯郭尔（又译作齐克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妥斯妥也夫斯基（又译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叔本华之后的哲学家来说，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始作俑者：他对意志和本能这样的非理性因素（或无意识领域）的说明尽管多属痴人说梦、虚妄不实，但却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或无意识领域）；他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意志”、“本能”、“直觉”、“顿悟”、“痛苦”、“死亡”等等——一直以直接的或转化的形式沿用不衰；他厌恶以往的哲学中烦琐、晦涩的论证方式，他所强调和惯用的平易近人、清新活泼、激发想象的文风为尼采、柏格森和存在主义者们等所推崇和效仿。叔本华哲学实际上开了近现代西方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先河。正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对叔本华哲学置之不理；相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叔本华哲学，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很有意义的。

夏 光 1986. 11

注：

- ①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177页。
- ② 同上第254页。
- ③ 同上第286—287页。

- ④同上第427页。
- ⑤同上第454页、第518页。
- ⑥同上第427页。
- ⑦同上第425页。
- ⑧本书第132页。
- ⑨同上第14页。
- ⑩同上第九章
- ⑪《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379页。
- ⑫同上第376页。
- ⑬同上第514页。
- ⑭同上第521页。
- ⑮同上第523—524页。
- ⑯同上第562—564页。